

第三章 东南亚部分铁器时代遗址珠饰实地调查

一、孟加拉湾古代珠饰分布与特征

内河航道在孟加拉古代文化发展与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ay Himanshu Prabha 详细研究并总结了孟加拉考古中的古代贸易路径与文化特征，他认为恒河和雅鲁藏布江这两条重要的河流为沿河谷分布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便利。^[1]历史地理中的“孟加拉”要比现代政治地理中的“孟加拉”概念宽广得多，前者主要指恒河下游河谷与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地区及其冲积平原，包含孟加拉国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等广大地区，该地区的西北面被喜马拉雅山脉所遮挡，东侧面向横断山脉。虽然地理情况复杂，但是自古以来就处于阿萨姆到云南，即中国与印度古代贸易路径的交通要冲，对该地区铁器时代考古资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西南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与贸易往来。^[2,3]遗憾的是，这一个地区系统的考古发掘活动有限，大多数考古遗址实际上位于印度境内，由印度考古学者发掘研究，如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曼迪塔拉(Mandirtala)遗址、Sekta 遗址等。

(一) 曼迪塔拉遗址

曼迪塔拉遗址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南侧恒河三角洲的巴吉拉迪(Bhagirathi)一胡格力(Hooghly)河畔，其东南面向萨格尔(Sagar)岛。该地区被无数的大小河流切割环绕，并基于河流网络形成了贸易、交通的渠道。考古发掘表明，铜器、石器并用时期该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但活动范围一直局限在巴吉拉迪河的西岸。直到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铁器的使用，使得古代居民有能力应对东岸的茂密森林和野生动物侵袭。

Bhattacharya 研究了该地所出土的各类珠饰^[4]，这些珠饰为居住在马瑟普尔(Mathurapur)的Debi Sankar 先生私人收藏。Bhattacharya 选择了1050颗珠饰进行了研究。曼迪塔拉遗址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偶然发现的零散出土文物年代介于公元前2世纪到帕拉时期(9世纪)。该地区发现的珠饰与印度恒河河谷地区，如阿奇克拉(Ahichhatra)、拉哈吉尔(Rajghat)、特拉惹科特(Tilaurakot)、卡萨比(Kausambi)等地出土的珠饰类似，其中特拉惹科特的考古遗址曾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发掘，珠饰所出地层年代介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之间。因此，在曼迪塔拉遗址所收集到的珠饰的年代大致可与之对比。

超过30%的珠饰为玛瑙制作，其中大部分是具缟纹的缟玛瑙；红玉髓和水晶亦是珠饰制作的主要材质；由绿玉髓、砂岩、石榴子石、青金石、石膏、软玉和紫水晶制作的珠饰也有较多出土(图3-1)。蚀刻玛瑙的珠饰数量也很可观。珠饰的形状有圆球形、圆桶片状、橄榄形、双锥六棱、二十面体等，其中圆桶片状珠饰和二十面体珠饰在西孟加拉邦迪纳杰

布尔县(Dinajpur)班格拉哈(Bangarh)巽伽王朝(公元前185年至公元前75年)遗址中有发现。曼迪塔拉与其他几个地点,如查得雷克图噶尔(Chandraketugarh)、哈那拉扬普尔(Harinarayanpur)、都尔波塔(Deulpota)等地出土的珠饰类似,均以缟纹玛瑙和红玉髓质地的珠饰数量最多。其中,查得雷克图噶尔的考古遗址位于加尔各答东北侧,考古发掘了该地公元前600年至1250年共7个时期的地层,该地亦被认为是早期港口遗址之一。^[5]缟纹玛瑙和红玉髓在该地区的大量使用暗示了这些材料的取得可能并不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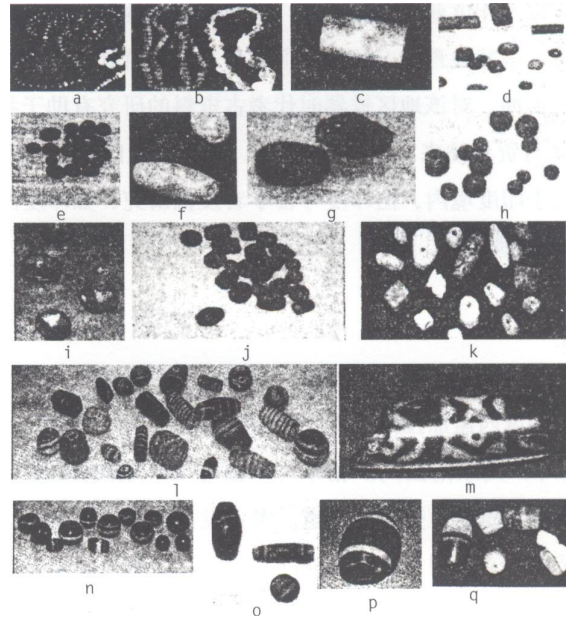


图3-1 曼迪塔拉遗址出土的各类材质的珠饰

a. 玛瑙 b. 红玉髓 c. 白水晶、紫水晶 d. 软玉 e. 石榴子石 f. 滑石
g. 青金石 h. 黄玉髓 i. 绿玉髓 j. 石英砂岩 k. 砂岩 l、n~q. 缟纹玛瑙 m. 蚀刻玛瑙

在曼迪塔拉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珠饰生产过程的废料和半成品,如钻芯、原料碎片、次级废料、未打孔的珠饰等,说明该地区曾是一个重要的珠饰加工地(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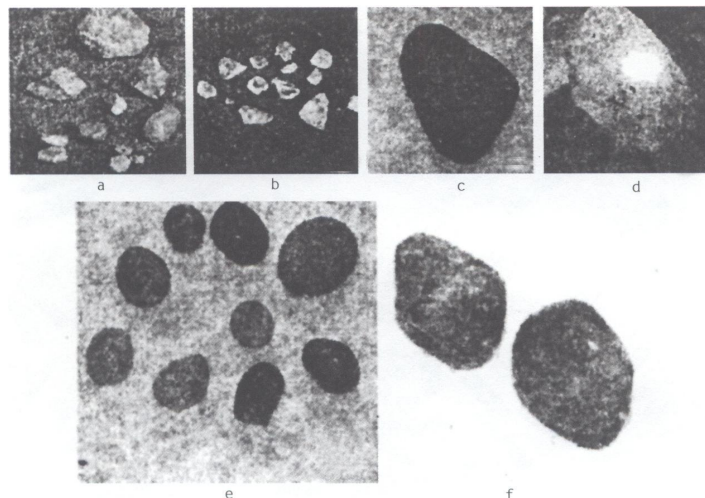


图3-2 曼迪塔拉遗址出土的珠饰制作废料以及半成品

a. 玉髓 b. 水晶 c. 石英砂岩 d. 石英 e、f. 珠饰加工半成品

许多学者将蚀刻玛瑙和红玉髓珠作为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之间古代贸易的重要证据^[6-9]，现在一般认为泰国班东达潘(Ban Don Ta Phet)铁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石质和玻璃珠饰原产地为印度北部，经南孟加拉湾沿陆路和海路交流到泰国中部地区。

(二) 赛卡特(Sekta)遗址

赛卡特遗址位于印度因帕尔(Imphal)东北方 18 km 左右伊尔里(Iril)河滩地区，该地区最早由印度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的 A. K. Sharma 发掘。该遗址大部分古代遗存已被农业活动破坏，残存的地层可大致分为 7 层，出土的铁器、陶器和珠饰，大致可以与印度北部的一系列早期遗址对比。赛卡特最早的地层年代约为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其上覆盖地层年代介于公元 400~600 年间。Sharma 认为赛卡特是雅鲁藏布江河谷经由缅甸到中国南部(特别是云南)贸易路径上的重要中转站。^[10]该地出土有大量印度-太平洋玻璃拉制珠(图 3-3)，这类珠饰主要在印度南部和东南亚发现，特别是印度南部的东南沿岸阿里卡梅度曾是这类珠饰的重要生产中心，这类珠饰在赛卡特的大量发现说明了印度南部半岛与孟加拉湾地区乃至东南亚的古代贸易路径通畅。相似的拉制玻璃珠也在缅甸北部的铁器时代遗址中大量发现，可能亦是通过赛卡特贸易中转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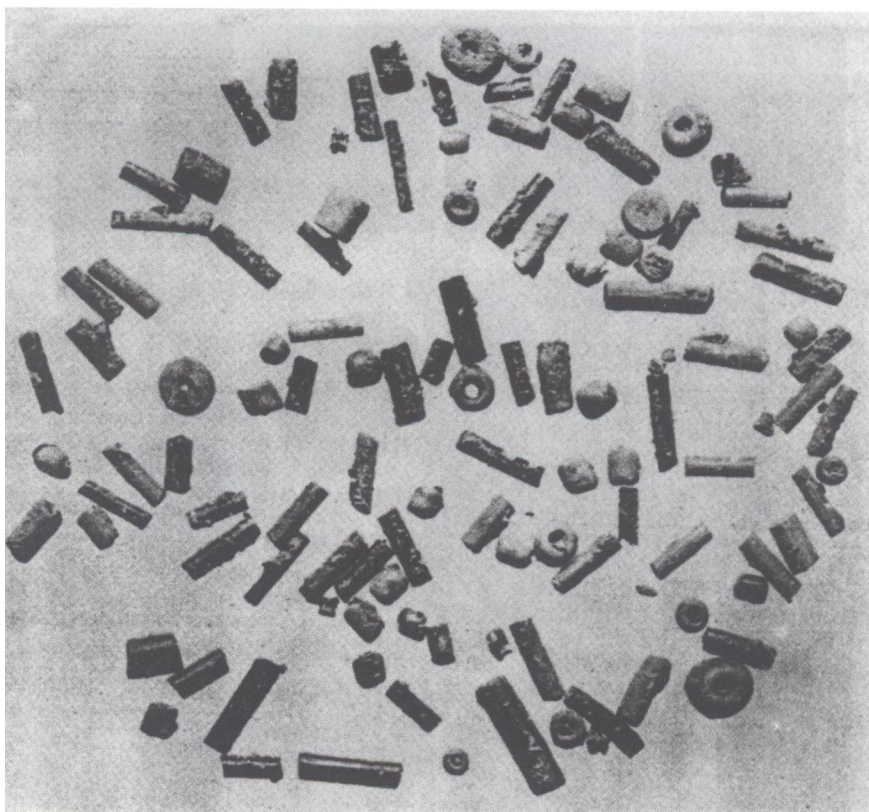


图 3-3 赛卡特遗址出土的印度-太平洋玻璃拉制珠

(三) 拉克诺努蒂(Lakhnauti)和卡纳苏瓦纳(Kamasuvarna)遗址

Ray 指出孟加拉西北部恒河中下游河谷地带的拉克诺努蒂和卡纳苏瓦纳分布有不少早

期考古遗址^[11]，但是系统考古发掘并未开展，受到孟加拉珠饰收藏者 M. Dhussain 先生的邀请，笔者观察了他的藏品并与东南亚铁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珠饰对比。根据 M. D. Hussain 先生叙述，当地具缟纹的玛瑙和红玉髓珠饰最为常见，其中红玉髓圆珠数量特别丰富，另外黑底蚀刻白线的蚀刻珠以及红玉髓蚀刻白线的蚀刻珠也有较多发现（图 3-4），这些珠饰中大部分形制都是印度北部、中部的常见类型，其中足球形黑色白线蚀刻珠（图 3-4:c）亦见于缅甸中部萨蒙河谷文化遗存、泰国中部一些铁器时代遗址和南部铁器时代遗址以及中国广西贵港汉墓中。我们还注意到一枚具多楞面的红玉髓蚀刻白线珠饰（图 3-4:a），与这种形制非常相似的珠饰曾见于泰国班东达潘铁器时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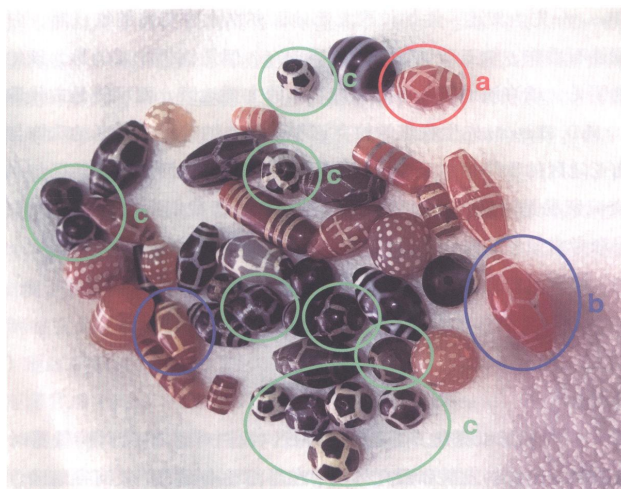


图 3-4 拉克诺努蒂附近收集到的黑色和红色蚀刻珠

该地区出土不少形制多样的白水晶珠饰（图 3-5），在 M. D. Hussain 先生的收藏品中可见有长橄榄形（图 3-5:a）、球形（图 3-5:c）、双锥形、扁圆片形（图 3-5:b）等多种形制，相似的珠饰亦在泰国南部克拉地峡铁器时代遗址，缅甸北部、中部萨蒙河谷文化遗址，泰国中部铁器时代遗址，越南南部前俄厄文化遗址中多见，这类珠饰可能曾是广泛流行于以上地区的贸易品。



图 3-5 拉克诺努蒂和卡纳苏瓦纳地区出土的形制多样的水晶类珠饰

另据 M. D. Hussain 先生叙述，孟加拉西北部地区亦出土有特殊的红、黑、白三色蚀刻珠及青金石质珠、绿柱石质珠、软玉珠饰等多种材质珠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地珠饰半成品以及加工碎料较为罕见，或许该地区并不是珠饰制作的主要地区，而可能是古代珠饰和其他商品交流的中转地。M. D. Hussain 先生收集的拉克诺努蒂和卡纳苏瓦纳地区的珠饰与孟加拉湾沿岸以及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珠饰相似至少证明了印度东北部到恒河中下游地区与东南亚，乃至中国华南地区的交流贸易是通畅的。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看到的这些珠饰并非来自出土，相应的地层和考古信息缺失，所得到的有限资料仅可作为参考。